

# 日治時期迄今圖書修護三部曲：以臺灣圖書館醫院為案例

徐美文、王梅玲\*

## 摘要

國立臺灣圖書館圖書醫院的圖書修護歷史迄今已105年，有關該館在圖書修護的技術與裝幀轉變，幾乎未見於任何報章雜誌或刊物中，因此本文聚焦於國立臺灣圖書館各個時期圖書修護的探討及比較裝幀風格，研究方法則以國立臺灣圖書館圖書醫院為案例研究，從各時期文獻記載切入分為三大時期，就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圖書修護方式爬梳，對臺灣各時期圖書修護及圖書裝幀情形加以釐清與比較，並在文末提出建議以供參考。

關鍵詞：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臺灣圖書館、圖書醫院、圖書裝幀、修護

\* 徐美文，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王梅玲，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教授。

來稿日期：2020年5月1日；2021年1月3日通過刊登。

## 一、前言

從事臺灣歷史研究的人，大都認同前身為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的臺灣圖書館，是收藏臺灣歷史資料最多的圖書館之一，也知曉這是臺灣最古老的公立圖書館，卻不知道這裡成立了全臺灣最古老的圖書修護製本室。<sup>1</sup>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的設置，始自大正元年（1912）東洋學會臺灣支部建議臺灣總督府設置官立圖書館。自大正4年（1915）即有製本室存在，主要負責書籍的修護及裝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的修護事業結合南方資料館修護工作，成為臺灣圖書館時期的修護主力。之後因人員不足、設備老舊，且修護事業不受館方重視而漸漸沒落，直至民國65年（1976），館方延聘曾開過印刷廠的陳宏寬先生入館主持裝訂事業，裝訂工作方起死回生。



圖 1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外貌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

<sup>1</sup> 製本室翻譯成中文即為裝訂室。

國立臺灣圖書館（以下簡稱國臺圖）圖書醫院圖書修護歷史迄今已105年，由於未在任何報章雜誌或刊物中，見過國臺圖各個時期圖書修護的探討及比較裝幀風格，此為本文研究動機。以該館為案例研究，從各時期文獻記載切入，將日治時期至現代分成三大部分，對照各時期圖書修護及裝幀情形，加以探討並提出建議，以供參考。

## 二、第一階段：大正4年至民國34年（1915-1945）－製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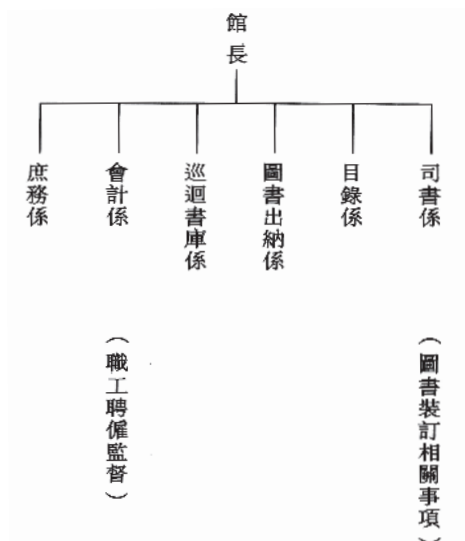
大正3年（1914）總督府公布「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官制」，並編列預算支應「總督府圖書館」設置，任命隈本繁吉兼任圖書館館長，假臺北城外艋舺（今萬華）祖師廟內設置臨時事務處。大正4年（1915）3月5日公布「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規則」，說明圖書館成立主旨在收集古今中外圖書以供閱覽，另凡有關閱覽時間、定期、臨時停止及其他風紀、寄贈、保管、水火盜難等事項，均有詳細規定。同年6月14日，館址自艋舺祖師廟遷移至城內書院町舊彩票局內（今寶慶路與博愛路口之博愛大樓）。

為使館務運作順利，隈本繁吉館長於6月30日訂定圖書館處務細則26條，闡述相關圖書裝訂各項事宜，並於8月9日正式開館，設有普通閱覽席、特別閱覽席、婦女席、閱報室及製本室等，次年7月1日增開兒童閱覽室。由年代看來，藏書量淵源流長，非常可觀，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成立之初，接收臺灣文庫中日文圖書18,600餘冊，經清點、整理、補訂後，餘7,100餘冊；又接收總督府文書課之圖書，去除其中破損、重複圖書，共整理出日、西文圖書5,700餘冊；加上新購圖書6,000餘冊，各界贈與的圖書800餘冊，總計約有2萬冊書。初期的總督府圖書館因此順利展開藏書業務，此為臺灣第一個成立的官方圖書館，主要功能為保存、傳遞文化和推廣社會教育，所以是社會教育中心的重要機構。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進行各種推廣活動，建立制度並經營讀者服務，成果顯

著，足以彰顯圖書館在當時的重要性，以及日人對圖書館事業的重視。此時期總督府圖書館的經營是配合日人的殖民政策，具備的社會功能有4項：<sup>2</sup> 1. 教育社會大眾，積極推行國語（日語）運動；2. 提供休閒娛樂，培養公民德行；3. 改革社會惡習，改善民眾生活；4. 提供學術研究，增進職業技能。基於此四項社會功能，總督府圖書館的創建擔負著輔導地方圖書館的任務，所以當總督府圖書館成立時，同時也成立了「製本室」，做為圖書修護專門場所，並舉辦多次的圖書館講習會。當時製本室實際從事修補裝訂者為職工（裝訂技工）；由司書負責行政暨綜合性裝訂業務；而製本室人事及管理則歸會計部門監督，此種組織結構帶動日治時期總督府圖書館修裱裝訂業務之運作，<sup>3</sup> 表1為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組織表。

表1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組織表



<sup>2</sup> 張園東，〈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館史〉，收入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主編，《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藏與臺灣史研究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4），頁3。

<sup>3</sup> 楊時榮，〈總督府圖書館裝訂室探源〉，《國立中央圖書館館訊》14期（1993.10，臺北），頁9-17。

製本室成立初期，職工係首任館長隈本繁吉自日本高薪延聘優良技師充任，傳承裝訂技術並教導臺灣職工，使得日式圖書裝訂技術在臺灣扎根延續至今。此時為裝訂事業起步時期，總督府圖書館因製本工作獨立，得以保存許多重要典籍，這要歸功當時的館方政策及從事裝訂工作的職工。而製本室除平日書籍修補裝訂外，亦配合臺灣圖書館協會，培育鄉鎮地方公共圖書館之修補人才，辦理相關製本之圖書館講習會。當時的圖書修護，稱之為圖書修理；圖2、圖3<sup>4</sup>是昭和年間所辦理的圖書製本與圖書修理講習會，得以見出總督府圖書館協助臺灣圖書館協會訓練圖書修護人才的情形。圖2為昭和3年（1928）5月7日由森氏老師所開課程，即圖書製本講習會。總督府圖書館為上課情形留下珍貴照片，上課地點為總督府圖書館兒童室內，學生共29人。由於受到熱烈迴響，臺灣圖書館協會再度與總督府圖書館合作，舉辦圖書修理講習會；舉辦於昭和4年（1929）10月由間宮不二雄氏老師所上的圖書修理講習會（圖3），上課地點為建成國小，此次上課學生增加為33位，更令人驚異的是其中一位很明顯為女性；由此可看出圖書館從業人員中，已經有女性想邁入圖書修理護這個行業。圖書修理因為是實作課程，在旁除了講師外，有兩名站立者，可能為這堂課程的兩名助教，另一方面，這兩張照片也顯示一個連貫性，亦即要學會



圖 2 昭和3年（1928）5月7日圖書製本講習會上課情形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寫真帖》



圖 3 昭和4年（1929）10月圖書修理講習會上課情形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寫真帖》

<sup>4</sup>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寫真帖》（臺北：臺灣總督府圖書館，1915），頁9-12。

修理圖書必須先瞭解圖書的結構，所以先開一門課介紹如何製作書本，再開一門圖書修理的課程，這是訓練圖書修理人才的基本要件。

在總督府圖書館發展過程中，歷經隈本繁吉、太田為三郎、並河直廣、若槻道隆及山中樵為館長，使該館不僅成為臺灣文獻資料匯集的重鎮，更成為輔導臺灣圖書館事業發展的中樞。因此，總督府圖書館在保存文化和推廣社會教育中涵蓋著很重要的一個項目：圖書修護，由圖2與圖3可以很清楚的表現出來。我們可得知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對於圖書維護事業抱以推廣及大力支持的態度，同時帶動臺灣裝訂修護技術與人才之成長。

關於製本室職工薪水，在文獻中留下了詳實的記載。根據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職員履歷書》及早期館訊<sup>5</sup>中記載，目前還留下文獻資料的製本職工12人，大正年間6人，昭和年間6人。分別如表2、表3。由表2可知大正年間製本室職工的薪資概況，製本室成立之始，本多久次郎（日本人）被隈本繁吉館長延聘到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工作，薪資為日給90錢高薪，到了大正10年（1921），余景祝（本島人）也被高薪挖角到製本室，日給薪資1圓50錢，相當於150錢。薪資最低者為林新田（本島人），日給30錢，甚至最後被館方解雇。大正年間職工薪資結構，由表2可略見薪資高者與實際工作經驗有關，被延聘者一定為有經驗者，而曾任職於裝訂廠者也因為有扎實的實務經驗而被挖角。另外，擔任職工因為有技術，所以薪資比圖書館內負責圖書出納流通業務的薪資高。

昭和年間的製本室職工資料更詳細，其中以陳蚶目的資料最豐富且具代表性，可從中見到一個製本職工一生的職業經歷。出生於明治39年（1906）11月10日的陳蚶目，原籍與住所皆為臺北市八甲町三丁目八番地，在大正7年（1918）4月1日進入臺北市艋舺公學校就讀，大正10年（1921）10月30日因家計拮据退學，大正12年（1923）10月22日進入臺北市町小塚商店印刷當見習職工，因個性刻苦耐勞又肯學，昭和3年（1928）9月11日升格為職工；昭和8年

<sup>5</sup> 楊時榮，〈總督府圖書館裝訂室探源〉，《國立中央圖書館館訊》14期（1993.10，臺北），頁9-17。



(1933) 6月15日辭職，同年7月1日到臺北市清閱製本所擔任製本職工；昭和13年(1938) 5月15日辭職，昭和14年(1939) 7月1日到臺北市新富町的臺北製本所任職職工；昭和16年(1941) 9月1日辭職，昭和17年(1942) 7月14日到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擔任職工，日給1圓60錢，直至臺灣光復後提升為雇員，繼續留館服務直至屆齡退休。由表3可知昭和年間製本室職工皆為本島人，且大多住在臺北州，具地緣關係，另外由表2、表3亦可知，技術好的職工會被高薪挖角，若是不認真的職工也會被免除職務。

表2 大正年間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製本室職工及其薪資

姓名	入館時期	日給薪資	備註
本多久次郎	大正年間創館初期	90錢	館長隈本繁吉以高薪延聘的日本籍裝訂職工，以日給90錢到總督府圖書館製本室，對當時製本形式與修護傳承貢獻極大；大正6年(1917) 3月31日屆齡退休
杜昆明	大正年間創館初期	65錢	本島人，創館初期以高薪聘用的裝訂職工，大正6年(1917) 3月31日退休
李體	大正5年(1916) 10月2日	40錢	本島人，大正6年(1917) 3月31日退休，服務年資只有半年
林新田	大正4年(1915) 8月4日	30錢	本島人，初任圖書出納手，日給20錢，大正5年(1916) 4月1日調薪日給23錢，大正7年(1918) 4月1日轉任職工，日給30錢，大正9年(1920) 2月24日遭館方免職
王金棟	大正9年(1920) 8月18日	35錢	本島人，進館原任初納手，日給30錢。大正11年(1922) 3月31日轉任職工學習裝訂
余景祝	大正10年(1921) 2月16日	1圓50錢	本島人，原在圖書裝訂廠工作，為提升館內裝訂水準，特以高薪聘任為製本室職工，昭和7年(1932) 3月31日，依其自願免職，至臺灣光復後再度進館服務，後逝於任上

表3 昭和年間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製本室職工及其薪資

姓名	入館時期	日給薪資	備註
陳金彩	昭和2年 (1927) 3月25日	40錢	本島人，昭和2年（1927）3月25日進館任職工學習裝訂，同年6月30日起兼給仕，昭和10年（1935）11月20日免除職工工作
莊木奇	昭和3年 (1928) 1月14日	40錢	臺北州人，昭和3年（1928）1月14日入館學裝訂日給40錢，昭和16年（1941）6月30日，日給65錢，同年7月7日免除職工
陳蚶目	昭和17年 (1942) 7月14日	1圓60錢	詳見內文
林連東	昭和18年 (1943) 5月12日	65錢	臺北州海山郡中和庄人，昭和4年（1929）6月27日出生，昭和12年（1937）4月1日進入漳和國民學校就讀，昭和18年（1939）3月15日畢業，時年14歲進入總督府圖書館任出納手，日給40錢，昭和19年（1944）5月30日改任命職工，日給調升為65錢，昭和20年（1945）4月30日依願免職
呂阿助	昭和19年 (1944) 5月5日	55錢	臺北州海山郡中和庄人，昭和5年（1930）9月28日出生，昭和12年（1937）4月1日入溪州國民學校，昭和18年（1943）3月15日修業，昭和19年（1944）5月5日進總督府圖書館任出納手，日給55錢，同年11月24日改命職工，日給65錢，昭和20年（1945）1月31日免職工
楊建財	昭和19年 (1944) 7月26日	75錢	臺北州臺北市人，昭和4年（1929）10月25日生，昭和11年（1936）4月1日入學臺北市龍山公學校本科，昭和17年（1942）3月17日修業，同年4月14日再入臺北市老松國民學校高等科就讀，昭和19年（1944）3月16日修業，同年7月26日進入總督府圖書館擔任出納手，日給60錢，11月24日任命職工，日給75錢，昭和20年（1945）1月30日免職



總督府圖書館時代的製本室，裝訂圖書式樣分為洋裝與線裝兩大部分。洋裝係以西洋方式裝訂圖書，如平裝書、精裝書，其裝幀特色可由書身、封面及書身與封面結合後之書本外觀式樣判斷與鑑賞；線裝則為傳統由中國流入日本的古籍縫線，及日人因此發展出的日式縫線方式，依照開本長寬大小及洞的排列組合來穿線縫製，分為唐本式、宋本式、堅角四目式、麻葉式、大和式等，其裝幀特色亦可就書身綴訂、單線或雙線樣式及封面製作等方面判定與鑑賞。

依照日本傳統製本的裝幀風格，所用紙張也極為講究，從許多現存於臺灣圖書館的寫真帖及日治時期特藏舊籍資料，可以看出融合中西文化加上日本本身的製本改良風格。此種融合風格很顯然有一點矛盾，但可從現今還保存在書庫，並送裝訂室待修之書本中看出端倪。圖4為《臺北氣象表》，是大正9年（1920）由臺北測候所寄贈的表冊，研判當時為單張檔案形式，後來由製本室的職工在大正10年（1921）將它裝訂成冊，加了封面、蝴蝶頁及封底，並於第1頁蓋上三個印章，分別為年月日寄贈章、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藏章，及大正10年（1921）1月27日製本的製本章（圖6）。本書封面採西式硬紙底，上面裱一頁薄薄的手工宣紙，並加上題名簽，從圖4、圖5見其裝訂形式原採線裝，縫線脫落後，被改以打穿式縫線法。此書並未見到日本原有的製本風格，極講究的華麗裝幀封面完全不見，與寫真帖或其他製本頗有差異，在少數蓋有製本章的書本上，算是獨樹一幟，頗值得玩味。



圖4 製本室製作《臺北氣象表》封面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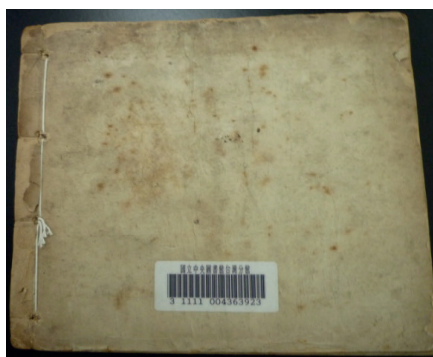


圖5 《臺北氣象表》封底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



圖 6 《臺北氣象表》館藏章、寄贈章及製本章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

透過上田德三郎口述的話，來觀察這時代圖書製本及修理的轉折：

古代製本職人的風俗是經過大大改變後之物。以前在寒冷的天氣時，像登山男子般包著「耄碌頭巾」（一種老人常戴的頭巾），「袂」（一種有著大袖子的和服）上綁著角帶，一副襜掛（日本時代穿和服時，為了方便工作，會用繩子把長長的袖子綁起來，繩子在背後交叉成十字形，這種裝扮叫做「襜掛」）的樣子工作，這在洋書店是很常見的，只是名字不同，風格也變了，洋書製書工（職人）在和服上綁著筒狀的三尺帶（工人綁在身上，用來擦手的帶子）。

因為那是一個連做夢也沒想到會有像jumper（略能防水的工作服）這種珍貴東西的時代，當時多少帶有幾分洋味的，除了把它（三尺帶）捲成筒狀帶在身上之外，別無其他。十歲之前的少年工是把角帶垂在身前，把頭髮梳成前髮剃除、後髮束起的樣子，同仁之間彼此都以綽號相稱，沒人在叫名字的。像是「不良品」啦、「青ベウタン」，首先每個人都要先有綽號。雖說初一、十五是休假，但成績不好的少年工，在休假的時候經常被要求要砥礪磨練自己。<sup>6</sup>

<sup>6</sup> 上田德三郎口述，武井武雄圖解，アオイ書房，〈製本之輯〉，《書窗》11卷2號（1941.3，日本），頁36。（本文由臺灣圖書館蔡蕙頻小姐協助翻譯）

由以上可見日本從明治到昭和之間，製本發生了很重要的變化，尤其昭和後，一般西洋裝訂圖書透過機械化的製作，與手工技術有很大差異，因此總督府圖書館的時代，圖書修護事業就像製本職人的穿著一樣，有了西洋的味道。重疊著傳統與西洋裝幀技術，從圖2及圖3的圖書製本講習會及修理會上課情形，可以看出這樣的變化。

最後從高碧烈先生的人物專訪<sup>7</sup>中，可知圖書整理在戰爭末期顯然比圖書修護更重要。高先生於昭和19年（1944）6月16日進入臺灣總督府圖書館任雇員時，當時館長為山中樵先生，當時館內編制有司書（相當於現在之編輯）3人、書記1人、雇員10人、出納手7人、小使（清潔工）3人、職工（裝訂技工）3人、守衛（警衛）2人，給仕（工友）1人，共31人。

昭和20年（1945），時值二次世界大戰末期，高先生開始做圖書整理的工作，乃因館方為避免圖書文獻受到飛機轟炸，急於將重要藏書開始疏散。當時館藏約20萬冊，有14萬冊疏散至新店大崎腳、萬華龍山國小、重慶北路保安宮以及中和南勢角等四個處所；剩下還未移出的圖書文獻，在當年5月31日美軍的一次轟炸中全部燒燬。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的修護事業雖結合南方資料館修護工作，卻為時不久，圖書修護事業因人才凋零且不受館方重視，而漸漸沒落。詳細情形雖已不可考，但由上述可見戰爭之後，圖書維護在當時百廢待舉之時，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如何找到典藏地並將四散藏書整理歸位，方為當務之急。

### 三、第二階段：民國62年至97年（1973-2008）－裝訂室

昭和20年（1945）8月15日日本投降，當時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舊址已經燬於戰火，原來的製本室亦蕩然無存，館方只好借用臺北市新公園（現二二八和

<sup>7</sup> 郭堯斌，〈訪擇一而終，退而不休的高碧烈先生〉，《國立中央圖書館館訊》1期（1980.6，臺北），頁14-15。

平紀念公園)的博物館恢復營運，自此已無製本室名稱。民國35年(1946)4月，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因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後改為省政府)成立，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與南方資料館合併，易名為「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圖書館」(簡稱臺灣省圖書館)。該館組織於館長底下設有採編、閱覽、輔導、總務四組與南洋資料研究室。民國35年(1946)8月15日范壽康館長創刊發行《圖書館月刊》，在臺灣省圖書館下設編輯1人、助理編輯1人、校對兼發行員1人，由圖書館現任職員內調充之。當時月支印刷紙張費約6千元，稿費約2千元，由圖書館經常費項下開支。

此時圖書修護事業並沒有太大起色，在歷經「行政長官公署圖書館」、「臺灣省圖書館」、「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等悠久歲月，圖書修護事業可謂處於空窗時期，直到民國62年(1973)7月1日「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改隸中央的教育部。同年10月22日中央正式接管，定名為「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在業務歸屬上原屬於總務組之裝訂室，為與典藏業務相配合，也歸閱覽典藏組監督管理，當時分散於各處之圖書陸續運回館內，經過戰亂及流離失所後多年未修補過之破損圖書，為數可觀。然而裝訂室在人員嚴重不足、設備老舊情況下，自然無法達到修補進度，館方則限於編制無法提高待遇，遴聘高級專門裝訂技術人員。惟有勸導總務組勤工同仁，利用公餘暇時學習裝訂，增加裝訂工作成果。為因應龐大館藏待修圖書能夠順利進行修補，自民國64年(1975)起，部分圖書文獻改採委外方式進行修護，初期配合廠商有三希堂、寶賢堂、榮寶齋、式古堂、大元裝訂廠、東南裝訂房等。

民國64年(1975)4月館方自新店書庫運回舊期刊一批，在學術上頗具參考價值。當時圖書裝幀形式，全以接面、書背漆布、包角等方式，委交大元裝訂廠修裝，因交裝時日很久，並經館方多次催交，至民國65年(1976)11月才全數運回館內而結案。外包制度隱藏著品質及進度無法有效控管的缺憾，館方一改委外修護政策，積極加強裝訂室業務，裝訂工作於民國65年(1976)起死

回生，增添新設備、增僱人員，經章以鼎<sup>8</sup>主任力荐陳宏寬<sup>9</sup>先生進入裝訂室服務，開啟裝訂室自總督府圖書館以來之新氣象，將日治時期製本室改名為裝訂室，並以師徒傳承制教導館內技工、工友及約僱時薪人員。

該年1月8日第136次館務會議上，王省吾館長也提示整頓裝訂問題：「經已僱用兩位技術熟練人員，以件計酬、先行試辦，材料由館購置備用，並希各單位儘量予以配合、支援，如有需送裝修補書刊地圖，均需先送與典藏閱覽組協商緩急再行裝訂，以便統一管理。裝訂室旁小間，支撥裝訂室使用……」。民國66年（1977）又再新增兩人及添購燙印機、<sup>10</sup> 打孔機，<sup>11</sup> 並設計裝訂作業三聯單，以因應大量的待修資料、提高修補品質及有效控制修護時間，與加強考核工作量。目前裝訂室仍沿用上述機器，甚至從日治時期留下之圓背機<sup>12</sup>（圖8）及圓背鐵槌，皆為不可或缺之修護工具。

正因典藏資料的豐富，國臺圖成為許多專家學者視為研究臺灣及東南亞史料的重鎮，而許多珍貴書刊因年代久遠，有遭蟲蛀、有的酸化，有的使用次數過多而裝訂脫落，使裝訂室的業務日益繁重。民國66年（1977）9月22日夜晚大雨，央圖分館館藏遭受水淹，當時章以鼎主任帶領館員搶救，將水淹書搬到乾燥處攤開晾乾，因水淹嚴重破損者，事後由裝訂室人員對水淹圖書盡力修補，該批水淹書幾乎全數救回，在保存維護上繫上一大功勞，章主任並下令在書庫四周築起擋水牆，以杜絕水患，這種正確判斷迄今仍為現職員工再三頌讚。而這也與當時陳宏寬先生對裝訂業務的影響相得益彰，主要由以下可見：

<sup>8</sup> 章以鼎主任在臺灣分館工作時期，從修復技術的引進、水淹書的搶救行為，都與隈本繁吉、山中樵館長同樣令人佩服；在臺灣分館的歷史地位及對文化的延續上，都具有無法磨滅的貢獻。

<sup>9</sup> 民國15年（1926）生，江蘇鎮江人，民國36年（1947）來臺接收裝訂廠，與印刷、裝訂有接觸，除閱讀裝訂裱褙書籍外，並跟日本師傅學習裱褙裝訂技術，學會許多不同的裱褙裝訂技巧。

<sup>10</sup> 即書籍燙金機，需配合鉛字及金箔紙使用，惟鉛字已無法購買，是以館內鉛字存留有限。

<sup>11</sup> 打孔機用於西式書籍打穿式裝訂上，取代的早期以圓錐打穿書籍之人工方式，在手工裝訂時代確實為一種省力機具。

<sup>12</sup> 圓背機為西式書籍圓背起脊時使用，使用前需先將書背拉圓後，以木板夾緊送入圓背機中再用鐵鏈扒圓固定。



- (一) 迅速將裝訂室設備更新
- (二) 傳承中西裱褙裝訂技術
- (三) 積極培育裝訂人才
- (四) 使館內裝訂裱褙業務將近10年不外包

在裝訂風格方面，一直到民國70年（1981）左右，圖書裝訂與日治時期相同，大都還是手工或半手工的裝訂方式，書身背脊布跟背脊紙的黏貼上膠，也以動物膠類為主，其中又以骨類膠和皮類膠為主要背脊膠黏劑，之後才被植物類膠黏劑所取代，例如樹脂類及透明膠等。將動物性黏膠和植物性黏膠相比，可以發現年代較久遠的書籍，例如日治時期書籍結構中採用動物性黏膠，至今背脊結構產生硬化脆劣現象，但植物性黏膠自民國70幾年使用至今也有20年以上歷史，兩相比較，並未有動物性黏膠出現的問題，表現較為優異。兩者雖物性有差異，但亦有其溶於水的共同性，在修護的過程中，可用熱水蒸汽慢慢去除背脊黏膠。圖9為裝訂室裝訂摺頁地圖製作封面，圖10為摺頁地圖內頁藍色套袋及左邊酸化地圖。

在這個階段中，圖書修護推廣並未受到重視，雖委請陳宏寬先生主持裝訂事業，也積極培育人才，但並未向外推廣，產生人才的斷層，所培育的幾位圖書修護人員為館內技工、工友及約僱時薪人員。關於此時從事圖書裝訂的人員薪資，以民國78年（1989）入館時，從事裝訂學習的臨時人員有試用期，試用期為3個月，薪資6,300元，試用期滿需經過裝訂室技工考試合格，考試分為筆試及圖書裝訂實務測驗，通過後錄取成為正式技工。成為正式技工之後，薪資依照當時月支俸額加薪點共10,915元，再額外加上當時有食物津貼、水電費150元補助、交通費及館內值班加班費等，有時能領到將近2萬元。

從日治時期的圖書修護講習會到裝訂室閉門修書，館內技工、工友及約僱時薪人員在館內並不擅長文職及宣導工作，若無館方及館員支持也無力對外推廣圖書修護相關事宜，無疑是走入圖書修護的中古時期。這年代因對修護材料認知不足，與外界甚至國外交流的停擺，雖館內有裝訂專家，卻與時代失之交



臂，可謂中斷了對外的聯繫及推廣教育。陳宏寬師傅於民國78年（1989）逝世後的19年間，國臺圖的圖書修護事業沒落凋零，走入黑暗時期，所培育的裝訂技工、工友逐漸回歸館內各組室工作，直到楊時榮先生在民國97年（2008）成立臺灣圖書醫院才重現曙光。有賴於當時館長之重視，國內外環境重視文化資產及人才培育，國臺圖繼承傳統製本室又為圖書修護開啟新的旅程碑。



圖 7 民國82年（1993）粘月嬌女士<sup>13</sup> 修裱線裝書情形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



圖 8 日治時期書籍圓背機及圓背鐵鎚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



圖 9 早期裝訂室裝訂形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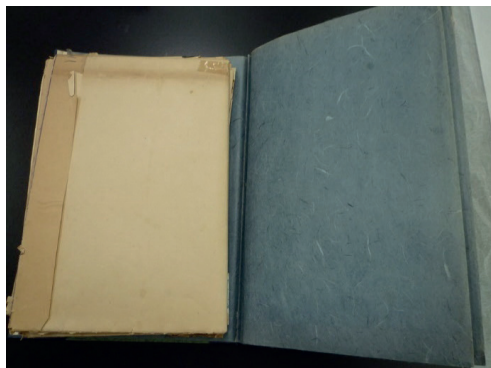


圖 10 內頁套袋及左方酸化泛黃地圖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

<sup>13</sup> 為當時裝訂室工友。

#### 四、第三階段：民國97年（2008）迄今－臺灣圖書醫院

圖書文獻是人類的文化資產，也是重要文物。早期的文物保護並沒有一套完整的專業知識，技術的保存只靠老師傅帶學徒來傳承，西方在1930年代以前，進行典藏文物相關的保存維護工作，所僱用人員多是手藝精巧的修護師，其修護著重於外在的視覺效果，並不具備對修護文物材質老化的相關預防與維護，且多採學徒制傳承修護技術。1930年<sup>14</sup>之後，西方歐美地區提出文物保護是結合材料科學、人文歷史及修護技術的專業。

由是觀之，國臺圖自民國34至96年（1945-2007），亦採學徒制傳承裝訂技術，由陳宏寬先生開始傳承至今，雖有精巧的修護技術，卻未重視修護時使用之材料是否合適？直到民國97年（2008）國臺圖編輯楊時榮先生，為裝訂室圖書修護技術作了新的傳承及創新，於陳宏寬先生傳承下來的師徒制之外，另招募志工一批，期以文物保存科學角度出發，進行圖書維護與裝訂。對裝訂室及裝訂技術而言，是傳承亦是創新，雖是另一種師徒傳承，卻保存舊有的修護技藝及著眼於新時代保存科學的發展，使得裝訂室重新燃起新生命，就圖書修護而言，也意識到預防勝於修復的專業倫理逐漸養成。

國臺圖館內自籌經費不多，許多工作需要教育部經費補助方能完成，尤其圖書醫院圖書修護保存經費更需要計畫支持。幸而自民國97至105年（2008-2016）由教育部植根計畫補助經費；自民國106年（2017）迄今，經費來自教育部中程計畫補助，方能延續圖書修護及圖書修護觀念推廣相關事宜。因此自民國97年（2008）迄今，完成不少工作，主要為環境設備更新與多元修護材料、圖書修護成果推廣—展覽、研習班辦理—培育圖書維護人才，分述如下：

---

<sup>14</sup> 蔡斐文，〈紙質文物保存入門：認識紙質文物及其保存方法〉，《林業研究專訊》12卷5期（2005，臺北），頁12-14。



圖 11 民國97年（2008）新志工在裝訂室修護工作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



圖 12 西式圖書手工修補縫線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

## （一）環境設備更新與多元修護材料

民國98年（2009）底，國臺圖獲得教育部植根計畫補助經費，由黃雯玲館長帶領，蔡美蓓主任及蔡燕青先生統籌，為臺灣圖書醫院裝訂室遷移新址做規劃，召開多次委員會並討論各項安全事宜，短短一年時間，將整新裝訂室設備及安全規模建立完成，並於民國99年（2010）8月7日正式啟用（圖13）；臺灣圖書醫院是全臺灣規模及設備最大最完整的圖書修護場所。安全設施如下：

### 1. 環境安全維護項目

在全部玻璃貼上抗輻射光害、防紫外線（98%以上）材質之透明UV薄膜；日光燈全部採用低紫外線日光燈管；於現有空間空調的進出口加裝過濾網，改進環境之安全措施；在空間的防治昆蟲設計上，採用加裝密封條於門縫隙方式，發揮阻絕效果，以達基本密閉性。

### 2. 可移動式裱褙板架

採用高壓木製中心板，雙面上覆10層中性紙，可以水平拉出架外進行裱褙工作，採用1.5吋不鏽鋼管，結構穩固適宜移動，裱褙板拉出架外時不會傾

倒。每一裱褙板架下裝設鋁製煞車輪組，活動軌道採用鋁合金製作，確保使用推拉順暢，軌道不變形，最後糊裱日本進口的中性紙當裱褙牆為本設計特色。

### 3. 耐酸鹼修裱桌

此採模組化設計，主要配件以螺絲或嵌接方式結合，可重複拆裝。並採用厚13mm（含）以上實驗室專用積層抗蝕化學板；尺寸： $3000 \pm 5\% \times 1500 \pm 5\% \times 916 \pm 5\% \text{mm}$ ；在桌面中央嵌裝10mm以上強化霧玻璃，與桌面精密接合，防桌面的工作液體滲入下方，玻璃有效透光，避免影響修補紙張等工作進行。每一工作實驗桌腳下裝設活動煞車輪，可移動因應空間的變化使用，其荷重達200kg以上。

### 4. 抽氣櫃

為實驗室專用級，工作檯面採用實驗室專用積層抗蝕化學板；櫃體採用耐腐蝕，耐衝擊PP板製作，抽氣櫃兩側採超薄壁設計，厚度不超過15mm，使用空間較大，並加裝排氣集風罩及抽風機，將抽排之廢氣經過活性碳過濾及HEPA處理，再排出室外。

### 5. RO逆滲透純水機

主要供給修裱書頁、化學藥劑或調製漿糊等使用；採自動控制，原水停水或缺水，以及儲水桶滿水位自動關機；此安全保護於系統漏水、溢水，會自動切電以維安全，手動復歸。

### 6. 實驗室級的無縫地板

強調耐磨耗性、抗菌性及耐化學藥品性之乙烯基透心無縫地板，具耐燃性，符合CNS8907火焰5秒鐘以內熄滅。其缺點是一次完工後，還須更動高架地板的設施時會破壞地板。

## 7. 修護的材料多樣化、具可逆性的、中性的黏著劑及紙材

過去在修護界使用圖書修護材料，無論是紙張或黏著劑都有材料上的局限，而合適的紙張材料及黏著劑，是最近幾年才開始在臺灣發展。圖書醫院使用的紙張為中性及弱鹼性紙材，主要修補紙材為手工紙，在封面及扉頁的使用上，盡量採購國外進口長纖維環保紙或美術紙，而非再生紙。在黏著劑方面，除了承繼中國傳統使用之小麥糰糊外，尚在泛黃酸化紙張修補時，於小麥糊內加入碳酸鈣，以手工刷塗均勻的方式，在紙上進行手工脫酸，在紙上施加應力使碳酸鈣進入紙張纖維中，達到中和紙張酸性的效果。另外，在封面及背脊結構修護所用黏著劑，採買國外中性樹脂，稱之無酸白膠，加入適量小麥糰糊調勻後進行修補，可增加未來書籍結構拆裝修護時的可逆性；在使用毛刷刷塗時，較易控制水分為另一特色。

### （二）展覽辦理以推廣圖書修護成果

臺灣圖書醫院建立具體成果之一是圖書維護觀念的推廣，主要表現於每年辦理圖書裝訂維護特展。國臺圖自民國98年（2009）開始每年由教育部計畫補助，每年辦一檔圖書修護或裝幀相關展覽，有時也與相關單位、民間藏書家或大專院校相關科系合作辦理。國臺圖第一檔圖書裝訂維護展覽為慶祝臺灣圖書館九十五週年，破天荒於民國98年（2009）8月1日至12月31日在五樓參考組特展室辦理「無巧，不成書」圖書裝訂維護特展，展出36件自總督府圖書館時代至今之書籍裝幀珍品。展覽分三區，其中第三區為裝訂室圖書修護成果精選，包含日式線裝書裝幀《狹衣鈔》、《草聖集卷》等，由培訓種子館員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兩位館員合作完成，還展出中式線裝書、特殊金鑲玉裝幀及西式圖書修護等多樣裝幀形式及其修護概況，自行辦理展覽年份場次如表4所示。

此後每年辦理一檔圖書裝幀或修護類展覽，也不定期跟民間收藏家、大專院校或相關單位合作辦理展覽，合作辦理展覽場次如表5所示。無論展覽為自行辦理或合作展示，皆讓廣大市民能一睹館內歷年收藏裝幀之美，每年展出多樣裝幀形式從未在外曝光的館內特藏及其修護概況。策展人員為確保對展品的保存，除製作無酸展示架外，並將鹵素燈泡全數換成對文獻損害低的LED燈，並改善玻璃櫥窗密合度，更顯出對展品的珍重。

表4 自行辦理展覽場次

年度	名稱	特色
2009	「無巧，不成書」圖書裝訂維護特展	圖書各種裝幀形式
2010	「重修舊好」圖書修護成果展	圖書修護成果
2011	「書藝風華」常設展	中西圖書裝幀形式
2014	「書藝風華」常設展	中西圖書裝幀形式
2015	「書顏巧手話裝訂」館藏修護特展	書籍裝訂與修護
2018	「歲修圖·書有巧手」館藏修護特展	書籍修復特展
2020	「學有紙境 永保安康—古籍線裝揭密」特展	古籍修復、中醫藥

表5 合作辦理展覽場次

年度	名稱與合作單位	特色
2012	與行政院農委會林業試驗所合作「纖維遇紙：手工紙張特展」	各種手工紙及復古手工加工紙張
2013	與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合作『面面俱到』-近現代華人書籍裝幀藝術展	圖書修護成果
2016	與中華民國文化資產維護學會及中華文物保護協會合作「傳世聚珍談裝幀」特展	書籍裝訂與修護
2017	與國立臺灣大學檔案館及義大利藏書家Mr.Tullio Zanazzo合作「西式圖書裝幀大觀」特展	西洋圖書裝幀結構特色
2019	與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暨圖書館合作「幀·本事」特展	展示兩機關特藏書籍裝幀特色



### (三) 研習班辦理以培育圖書修護人才

為培養圖書文獻修護人才，具體表現為辦理圖書修護相關研習班，包含講座及工作坊兩種形式；研習班性質分為教育部補助經費，辦理形式分自行辦理或與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以下簡稱圖書館學會）合作辦理兩種。國臺圖自行辦理研習課程自民國97至105年（2008-2016）由教育部植根經費補助，自民國106年（2017）迄今，經費來自教育部中程計畫。國臺圖與圖書館學會合作辦理研習班（圖15、16），每次研習3至5日，採取收費制度以維持研習班營運，惟於民國107年（2018）停辦，民國108年（2019）因招生人數不足亦停辦。

無論自行辦理或合作辦理，兩者皆積極培訓人才，建立多樣性圖書修護教材，並規劃發展多元學習管道，以專題性修護主題廣泛培訓圖書館專業人員，達到培養圖書文獻維護人才之目標。研習班內容規劃由淺入深，尤其在書籍的各種裝幀形式，突破以往一般圖書予人之印象，藉由此研習讓培訓種子館員由書籍的結構瞭解書籍損害之因，無論人為、自然或其他因素之破壞，皆有一定脈絡可尋，從而提升培訓人員的修護倫理。例如民國98年（2009）在研習計畫尾聲，圖書醫院全體成員於11月28日至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修護室參訪並觀摩學習（圖14），瞭解館內修護技術與其他單位之異同，改進自己所缺並學習他人所長，為研習成果劃下圓滿句點。近年辦理研習班場次及參加人數如表6，與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合辦研習班場次及參加人數如表7所示。

表6 民國98-109年（2009-2020）研習班辦理場次及參與人數

年度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場次	13	4	20	7	2	6	5	4	10	12	9	8
人數	260	249	252	111	82	179	201	156	246	317	303	224

表7 民國98-109年（2009-2020）與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合辦研習班辦理場次及參與人數

年度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場次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人數	49	41	29	38	42	42	39	50	31	停辦	停辦	40



圖 13 民國99年（2010）新裝訂室工作情形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



圖 14 民國98年（2009）參訪故宮圖書修護室合照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



圖 15 民國101年（2012）與圖書館學會合辦研習班狀況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



圖 16 民國109年（2020）與圖書館學會合辦研習班狀況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

綜合臺灣圖書醫院自日治時期迄今，每一階段於材料使用、保存原則、裝幀風格、是否推廣圖書修護、是否重視典藏環境等項目，從中進行梳理，能見出三階段異同之處。由表8可見三階段在圖書修護的材料使用上各異，保存原則亦各異；在重視推廣圖書修護方面，總督府圖書館與現在的臺灣圖書館一致重視，前者配合臺灣圖書館協會培育人才，後者與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合作推廣圖書修護並培訓人才；在是否重視典藏環境方面，則前兩階段與第三階段不同，「修舊如舊」為圖書修護第三階段最終理念，也是圖書修護發展新時代的啟蒙。

從日治時期的製本室到民國90年代的裝訂室，在修護上雖然展現了多樣化的裝幀形式，但以西式圖書裝幀為主流的世界卻以打穿式裝訂為多，大大破壞了圖書的原始結構，重新裝訂後雖有嶄新風貌，卻在翻閱時不易見到書籍全貌。因為打穿式圖書使得書上文字與裝訂線幾乎重疊，因此紙張老舊或酸化時，在翻閱書本時會從書身斷裂，是打穿式的一大缺點，特別在期刊合訂本上更容易發現其缺失。

目前臺灣圖書醫院所秉持之理念為修舊如舊，以原來的裝幀形式為主，搭配可逆性材料使用，修護完成後看起來未必有嶄新風貌，卻可呈現翻閱容易及保存悠久的優點，除非更改原裝幀形式是為了保存維護書籍，否則不輕易更動。由圖17至圖22《鎮南紀念帖》修護圖片，可見修舊如舊理念及成果，該書為日治時期裝訂的寫真帖，原書為大釘書針打穿裝訂，書背原貌已不復見，上有藍色漆布貼附，內頁有30幾頁為雪銅紙照相印刷，因水淹嚴重，又經前一位修護者以典具帖用小麥漿糊裱褙，紙張沾黏潮濕。在經過一頁頁拆裝清洗補洞後，將封面、封底及背脊縫線重新裝訂，並加以燙金，修舊如舊。表8為國臺圖書修護三個階段的差異：

表8 臺灣圖書醫院修護三階段差異

	第一階段製本室	第二階段裝訂室	第三階段圖書醫院
材料使用	紙、布托裱，使用糶糊、骨膠等	紙張使用較多、使用漿糊、多用酸性白膠，少用骨膠	採用無酸性或弱鹼性紙用紙，可逆性小麥澄粉糊及無酸性白膠
保存原則	無	修舊如新	修舊如舊
裝幀風格	分為兩種，西洋裝幀與線裝，並融合中西日風格裝幀華麗	分為西洋裝幀與線裝，惟封面改裝其他紙張或漆布，裝訂多改打穿式書籍裝釘	分為西洋裝幀與線裝，惟依照書籍本身式樣回復裝幀型態
是否推廣圖書修護	是一與臺灣圖書館協會合作	否	是一自行推廣並與圖書館學會合作
是否重視典藏環境	否	否	是





圖 17 《鎮南紀念帖》修護前，封面書背使用釘書針已生鏽。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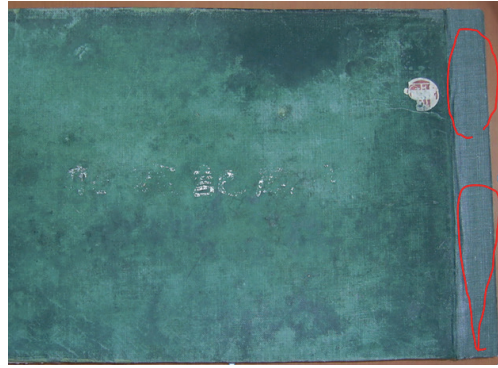


圖 18 《鎮南紀念帖》修護後，封面書背清除鐵鏽修復完成。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



圖 19 《鎮南紀念帖》修護前內頁因水淹沾黏。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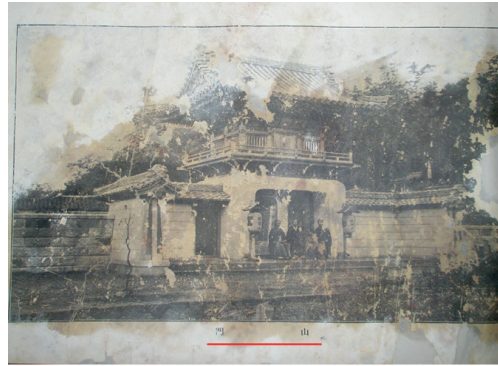


圖 20 《鎮南紀念帖》修護時，內頁清洗後圖貌。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



圖 21 《鎮南紀念帖》拆裝清洗修護中。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



圖 22 《鎮南紀念帖》裝訂燙金完成。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

## 五、結論

日治時期迄今的圖書修護，很重要的一個分水嶺是西方教育及觀念漸入東方，帶領一股時代進步思潮，受此思潮跨入圖書修護領域之影響，導致世界各國日益重視文化資產的保存與維護。因此，民主觀念進步的臺灣更應走在時代的前端，尤其圖書修護領域以國立臺灣圖書館圖書醫院馬首是瞻。當臺灣圖書館圖書醫院進入第三階段之後，雖引進許多基本科學保存的觀念與儀器設備，但在臺灣的圖書修護環境中尚無法具體實踐，最根本問題還是出在教育體制，圖書修護尚未成為一門專業科目，雖已有少數大學培育人才，但臺灣的圖書修護事業亦只是開始。

現有修護技師多從傳統裱褙師出身，大多缺乏學院理論，縱使有學成歸國學者，也未必專精圖書修護技術，在理論與實踐都需要身體力行的圖書修護事業中，沒有年輕一代接受這樣的教育，勢必產生圖書修護技術斷層。因此國臺圖每年寒暑假並開放相關系所學生至圖書醫院實習，讓學生能將理論及實務經驗結合。

值得建議的是臺灣從事圖書修護者，必須瞭解中式線裝書、西式平精裝書籍裝訂及日式圖書裝幀三大要素。而這牽涉到一些問題，首先對中國古籍版本是否有所涉獵；其次，對日式圖書裝幀與中式線裝書、摺本甚至卷軸的關係是否瞭解；第三，對西方圖書裝訂史及裝訂方式是否能清楚解說明白？在政府並未積極介入支持下，國臺圖圖書醫院修護事業尚賴館內微薄的經費及教育部經費補貼，以及一批年長志工的熱心支持與幫助。而國臺圖以豐富多元的館藏為基礎，提出圖書文獻保存維護計畫，以運用相關科技設備與修復技術，延續圖書修護業務，將圖書修護的觀念推廣到全國每個角落，開放相關系所學生至圖書醫院實習，讓學生能將理論及實務經驗結合外，也期許以培訓人才、傳承修裱維護技術、推廣圖書資料保存觀念等方式，賡續圖書館維護文化資產的任務。

## 引用文獻

1. 王會均，〈袁金書—央圖臺灣分館制度的奠基者〉，收入中國圖書館學會主編，《圖書館人物誌（一）》。臺北：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2003，頁85-87。
2. 孟文莉，〈圖書維護的功臣——追懷陳師傅宏寬先生〉，《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2卷3期，1996.3，臺北，頁54-56。
3. 張圍東，〈日日據時期私立石坂文庫之研究〉，《書苑》24期，1995.4，臺北，頁52-66。
4. 張圍東，〈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館史〉，收入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主編，《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藏與臺灣史研究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圖書館，1994，頁3。
5. 張圍東，〈臺灣圖書館歷任館長實錄（1915-2003）〉，《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10卷1期，2004.9，臺北，頁75-87。
6. 張圍東，〈臺灣圖書館歷任館長實錄（1915-2003）〉，《臺灣圖書館管理季刊》1卷1期，2005.1，臺北，頁89-98。
7. 楊時榮，〈書頁紙面沾黏物的移除〉，《臺灣圖書館管理季刊》2卷1期，2006.1，臺北，頁43-48。
8. 楊時榮，〈漆布封皮著生黴菌後的移除處理〉，《臺灣圖書館管理季刊》2卷3期，2006.7，臺北，頁15-20。
9. 楊時榮，〈臺灣圖書館在圖書文獻維護職責上的延續與使命〉，收入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主編，《根的迴響——慶祝建館九十週年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圖書館，2005，頁288。
10. 楊時榮，〈總督府圖書館裝訂室探源〉，《國立中央圖書館館訊》14期，1993.10，頁9-17。
11. 廖又生，〈央圖臺灣分館新生南路時期之始：胡安彝與章以鼎任職年代〉，《臺灣圖書館管理季刊》2卷4期，2006.10，臺北，頁1-9。
12. 廖又生，〈臺灣省圖書館與南方資料館合一的創舉：記擅長於教育行政實務的范壽康先生〉，《臺灣圖書館管理季刊》2卷1期，2006.1，臺北，頁1-8。
13. 廖又生，〈臺灣圖書館概念誤用之始：袁金書館長時期〉，《臺灣圖書館管理季刊》1卷3期，2005.7，臺北，頁1-8。
14.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寫真帖》。臺北：臺灣總督府圖書館，1915，頁9-12。



15.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職員履歷書》。臺北：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未出版。
16. 蔡斐文，〈紙質文物保存入門：認識紙質文物及其保存方法〉，《林業研究專訊》12卷5期，2005，臺北，頁12-14。
17. 蔡燕青，〈史料檔案維護及保存之管窺淺見〉，《臺灣圖書館管理季刊》2卷4期，2006.10，臺北，頁69-76。

## **Three Periods of Book Preservation Methods from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to Today : Taking Taiwan Book Hospital as an Example**

Mei-wen Hsu, Mei-ling Wang\*

---

### **Abstract**

The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Book Hospital has had a history of book preservation for 105 years, but has hardly been seen known to the public regarding the progress in the Hospital's book repair and book binding skill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a closer look at the book preservation and book binding methods used by the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in different periods. This is also the motivation for this case study of the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Book Hospital. The divided its various records down from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until today into three period for comparison, so a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book repair and book binding situation in different periods in Taiwan. And some suggestions are made at the end of the article for reference.

---

\* Mei-wen Hsu, Ph.D. Candidate,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al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Mei-ling Wang,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al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Received: May. 1, 2020; Accepted: Jan. 3, 2021.

Keywords: Taiwan Governor's Office Library,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Book Hospital, Book binding, Preservation